

出埃及的经历

史乃孟一家故事



妮娜·史乃孟

出埃及的经历

史乃孟一家的故事

妮娜·史乃孟
(NINA SNYMAN)



maranathamedia.com

2020年6月

目录

背景	1
贝斯特的研究	2
压力增加	4
事工会	5
被开除教籍……现在该做什么呢？	7
翻译工作	8
达维德献身于上帝	10
组织 2017 年的帐篷聚会	10
不合	11
来自 1888 年的最宝贵的信息	14
艾德里安·埃本斯来到我们家之前	15
艾德里安首次拜访我们家	18
井旁的妇人	20
安息日的经验	22
船驶进港湾	23
我的洗礼：一首诗歌	27

背景

我们是一个南非家庭。我的丈夫贝斯特和我都来自传统的南非白人家庭。我们于 1993 年结婚，育有三个儿女，马瑞（Marie）、弗兰森奈特（Fransonet）和达维德（Dawid）。在南非东海岸一个名为恩克瓦莱尼山谷的小型农业社区中，我们就住在一座宁静的甘蔗农场里。郁郁葱葱的绿色大花园可供孩子们玩耍，而我们的房子就坐落在这个花园中，充满了自然光线。然而，土地索赔和随之而来的土地索赔后管理迫使我们一家人离开了这座农场及其周围的环境。土地索赔管理事件给了我丈夫时间和机会去研究《圣经》中预言的原则，使他接受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导。他为安息日的真理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带领全家离开了我们参加了 17 年的小型灵恩派教会，并于 2009 年底加入了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我们在复临教会中已服侍了七年。

当农场的土地索赔管理没有成功时，我们成为了复临信徒。贝斯特（和他的家人）不得不离开农场，另寻新收入。我，妮娜尚未相信安息日的教导。那时，灵恩派教会的朋友们给贝斯特提供了一个农场管理的职务；这些朋友是我所信任，甚至宁愿为之而战的人。然而，贝斯特却因为他们会要求他在安息日工作而拒绝了那份工作……虽然他的决定让我崩溃，但我却接受了这个在所谓的安息日原则上考验上帝的挑战。如果我们决心遵行祂的旨意，如贝斯特在圣经中所找到的，祂会供应我们一家人的需要吗？贝斯特决心要遵守安息日，以至在一年的时间里，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就只能靠我一个人的收入。请容我补充一下：我的收入远比贝斯特务农时的收入少得多。

是的，上帝满有恩慈地供应了我们一家人的需要。一年后，贝斯特得到了一份管理农场的工作；那座农场离我们以前住的恩克瓦莱尼山谷很近。今天，他仍是这个地区的农场管理者。在耕作的同时，他还能守安息日，这在我们眼中是绝对的神迹。上帝赐给了他耕作与守安息日的机会。我们从未想过这样的事。

在我们家农场土地所有权不确定的岁月里（在我们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之前），我有这样的经历：上帝启示我，我们家如同一艘停泊在港湾外的船。这艘船必须进港，但需要来自港湾内的帮助方能通过一段狭窄的河段，因为这段河段很容易使船在沿途的沙坝或岩石上搁浅。我意识到，为了安全抵达港口，上帝必须为这一行动指明方向。在那片土地被收回后的艰难岁月里，我常常在想，我们一家人何时才能安全地停泊在新港湾内。

这是一个家庭属灵之旅的故事，是关于一些我们不愿提及的事，因为被教会开除这类话题可能会引起冲突。然而，这些事反而使我们一家人越来越亲密，关系更加真挚，并对上帝无私的爱有了更深的理解。

路加福音 1:1-4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2-3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写给你，4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贝斯特的研究

在 2014 和 2015 年之间九个月的时间里，贝斯特详细查考了上帝的位格和三位一体的观点，并于 2015 年得出了这个结论：父和子的教导是合乎圣经的，而三位一体是不与圣经不符的。他已经为遵循圣经真理（包括守安息日的教义）而放弃了很多；他别无选择，只能遵从自己所确信的。

2015 年 8 月，他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恩潘盖尼·克莱因小组的负责人。一天，他把我叫到身边，让我看他笔记本电脑中的一封邮件。这封邮件中包括恩潘盖尼·克莱因小组正常的每月委员会会议记录。在议程中有一个新标题：“领导层中对圣灵认识的错误”（从荷兰语粗略翻译而得）。邮件还指出，这次会议将由当地牧师主持，而非贝斯特。贝斯特的反应是：“这里指的是我们。”我的反应是：“不，不能，因为我们对圣灵没有异议，对上帝的位格和三位一体才有异议。”结果这封邮件指的真是我

们。我们曾（在三次后续的每月会议中）试图把会议主题改为“领导层中有关上帝位格和三位一体的错误”，但我们的要求显然被忽视了。对此，我至今仍不知其原委。

2015年8月的这次会议后，贝斯特的属灵责任都被撤消了，除了他在继续的星期三晚上的查经之外，因为这个查经包括2014年7月公众布道会期间新来教会的人。小组的领导层决定与我、贝斯特和当地牧师召开会议，讨论贝斯特对上帝的位格，有关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本信仰中第二、三、四、五条的看法。

我以开放性的眼光参加了这些学习，因为那时我没有学习过任何有关这个主题的资料。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也很尊重彼此的观点。会议每两三周召开一次。总共进行了四次查经，每次两个多小时。会议前后我们都会愉快地进餐。会议期间，我试图忠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导我的查经方法：以经解经。

当牧师宣布第四次会议将是最后一次会议时，我很吃惊，并说到尚有一些问题有待澄清。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继续讨论，以讲明尚待澄清的问题。我给牧师写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里面有三个关于教会对三位一体不同论点的问题，还引用了圣经经文和怀著。我只得到了有关其中一个问题的反馈，信中指出教会因对那些经文和怀著摘录的解释而分裂了……我希望能通过我的牧师得到问题的答案，希望他能得到整个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组织的支持来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希望落空了。他仍未就其他两个问题做出回应。

压力增加

2015 年 11 月，小组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委员会，贝斯特被免去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也没有继续在领导委员会中任职。应参加人员的要求，常规的周三晚上查经仍继续进行，但时间从周三晚上改到了安息日下午两点。安息日下午新学习的责任从贝斯特的肩上转移到了我的肩上，因为之前我一直负责安息日下午的属灵活动。我们仍继续之前讨论的话题，只是时间有所改动，也就是安息日下午。我心怀恐惧地带领着这些讨论。2015 年时，我在安息日下午主持的活动远没有周三晚上学习的题目有难度；贝斯特很适合带那个聚会。没有贝斯特的出席与参与，我从未尝试过带领安息日下午的新活动。我还要确定，我们教会的牧师也要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参加我们安息日下午的查经。

事实证明，这些安息日下午的活动既是祝福，又是考验。由于可能被除名的问题，恩潘盖尼小组的所有活动都改到了小组的正式聚会场所，也就是我们的“工作坊”。教会不允许我们在个人家中聚会。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是很合理的，但这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家乡在夏季 1 月、2 月和 3 月的热带高温；在往年夏季，我们这个小聚会场所的温度至少会上升到 40 摄氏度（超过 100 华氏度）。尽管情况如此严峻，但从 2016 年 1 月开始，仍有更多人参加了圣经学习，因为有些人由于夜间旅行的危险而无法参加周三晚上的聚会。我请求新委员会 (1) 在安息日下午参加他们要求我组织的查经；(2) 由于天气太热而改变聚会地点，但我的请求并未予以理睬。只有委员会的领袖参加了这些聚会。

2016 年 4 月，安息日下午查经讨论的主题结束了，需要选取一个新主题。由于我们小组在许多议题上的紧张局势，我们凭信把这件事带到了上帝面前。所选择的新主题是著名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布道专家沃尔特·威斯 (Walter Veith) 的系列讲道，名为“全然改变”。这正是我们亟需的材料。感谢上帝，在受谴责（译者注：根据本会《教会过程》，给信徒除名之前的一段时间被称为“受谴责时期”）期间赐下这些讲道中的宝贵信息。

2016 年上半年，我的情感历程只有走过这条路的人才能理解。感谢上帝一路以来借着不同的人亲自给予我的所有点点滴滴的帮助。作为一家的母亲，在此期间我禁止家中出现一切傲慢的事。我对家中 15、17、18 岁的孩子说：在我们家中，决不可出现嚣张的反应；要把它带到屋外游泳池那里。☺（将来进天国时，我将看到这条家规的全部影响……）

有一次，我的情绪失控了。这件事发生在一位来访讲道人的讲道之后；在讲道期间，他无知地攻击我们了新发现的慈爱的父和祂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真理。一些谎言被当做真理出现在了讲道的幻灯片中。讲道过后，我们回家去取餐，再马上赶到午餐的集合地点。在家中的短暂停留期间，我向家人表达了自己的真实观点，违反了我自己制定的有关嚣张傲慢的规矩……贝斯特不得不让我冷静下来……在我们去到午餐集合地点途中，一个孩子唱起了赞美诗，在其坚定歌声的感染下，我们在车里便一起唱了起来（“求赐我古时的信仰……对我来说足矣……”）。到达那里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彼此攀谈。我为那天主的奇妙安排而感恩。

事工会

2016 年 4 月，理查兹湾教会的事工会已安排妥当。因为我们当地的牧师那时尚未接手，因此不能主持这次涉及到惩戒听证会的特殊会议。一位来自德班的牧师便来到理查兹湾主持这次会议。周五晚上，我们遇见了 K 牧师，因为他和我们牧师来我家与我们一起迎安息。我们曾在帐篷聚会中听过他的讲道，其讲道满有圣灵的感动，因此，我们认识他。我们共进晚餐，非正式地讨论了这个问题。K 牧师请求教会职员会将此次事工会推迟两个月，以便让我们能做进一步的学习。他提供了学习材料，以说服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道理。他给了我们一套小册子，以说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对三位一体的立场。我读了其中两本。我从中得知三位一体的概念是主后几世纪间发展起来的。那就意味着没有圣经作者支持（或知道）三位一体的观念……得知我们所爱的贞洁教会竟从

“唯独圣经”的路上跌落下来，是何等令人失望的事啊！我们必须作出决定：谁的权威更高：教会或圣经？我们选择了出于灵感的上帝的圣言。

为了让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更好过些，K 牧师建议我们主动放弃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身份。贝斯特没有作此选择。他相信这个事实：有关上帝位格的教义构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基本原则的一部分，正如于 1872、1889 和 1914 年出版的那样。教会在二十世纪初改变了对上帝位格的观点；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在 1980 年才投票通过的。因此，贝斯特就可以根据复临教会先贤对父和子的圣经解释，以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基本原则为他的立场辩护。

K 牧师来访我们教会时，有幸给我们讲道。上午十一点，证道开始之前，我们的挚友瑞伊带着一套戏服来到教会，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中世纪男人的模样，据瑞伊所说，他这样做是因为同情我们的处境，因为他知道我们将在事工会中被除名。他的主要论点是：历史本身在重演。贝斯特将在火刑柱上被烧死，如古时相信圣经，不按照罗马天主教会的指示去做的人一样。我想，这件事引起了牧师们的思考。本应在那天晚上召开的事工会被推迟了两个月。

理查兹湾教会的下一次事工会定在了 2016 年 5 月 28 日。会议前一周，海因·威特联系了我们。他说：“你们知道你们将在星期六晚上被开除教籍，是吧？”我们的回答是：“未必吧，我们是敬畏上帝之教会的一员，我们相信上帝会给我们一个祂想要的投票结果。”海因给我们转发了一封邮件，里面讲述了在美国发生的类似开除教籍之事的详情。我们阅读着那些事件，断定这些不公平的事决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极为惊讶的是，在我们自己教会于 2016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事工会上，那些事件竟以惊人的相似度一个接一个地重演了。我们被除名了。投票结果是 4:19。我一直很感激海因在那篇从在我们前面走过那条路的人那里来的报告中所发出的善意警告。

会议结束后，当我们从停车场驱车回家时，车里十分安静。我感觉我们刚刚参加了自己的葬礼一般。我们的葬礼？因为会议的严肃性……那里的每个人都跟我们说“再见”，而没有祝福我们的未来……

被开除教籍……现在该做什么呢？

我永远感激所有在 2016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早上联系我们的人。虽然我已记不得谈话的详细内容，但电话里那些发自内心的同情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很感恩，我的孩子们在 2016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参加了学校外出的活动。早上四点钟，我把他们送到学校，下午五点才把他们接回来。这样，他们就不致目睹自己的父母在被开除教籍后的第二天哭泣了。

在受谴责的那几个月里，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的牧师常常面带微笑。每次我们一家来到教会，他都真诚热情地欢迎我们，使我们的经历发生了一种积极的变化……

被教会除名后，我们继续去参加恩潘盖尼小组安息日上午的活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哪儿呢？）第一个安息日，当我们走进教会时，便意识到我们的出席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不适，也包括我们。教会没有公布每周的活动，以至我们一家人对周间活动的时间及地点都一无所知。幸运的是，青年团契很强大，仍象往常一样聚会。我们的孩子参加了他们的聚会。每次证道开始时，信徒都会唱一首新赞美诗，来歌颂赞美三位一体。我们一家下定决心：我们不能支持这项活动的这个新部分，于是，在他们唱这首歌时，我们就坐着，保持安静（我们坐在教会最后面）。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几个月后，我们被叫去和当地的牧师开会。由于家庭事务繁忙，这次会议被推迟了几次。在此期间，我们的孩子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内容是恩潘盖尼小组的青年活动即刻停止，其中包括上午的青年安息日学课。孩子们很惊讶，甚至有些震惊，于是联系了青少年活动的负责人，想知道其原因。他那时还不知道这一安排。大约一周后，我们收到了当地牧师的

电子邮件，通知我们，由于我们的破坏行为，不再欢迎我们参加恩潘盖尼小组的安息日上午活动。我哭了……

正如我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的一位挚友（他现在仍是复临教会的忠实信徒）所说的：《使徒行传》第二十七和二十八章中的船已在马耳他岛搁浅了；那艘船（我把它解释为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已被撞坏，暴风把我们一家人掀下了船。但我们希望能在马耳他海滩上再见到留在那艘船上的人。与此同时，暴风制造了冷风、雨和令人心碎的环境。愿上帝保守我们免受在陌生的火堆旁取暖的危险……

我很感恩的是，在收到禁止我们参加恩潘盖尼复临教会聚会的邮件之前，我们参加了海因·威特于 2016 年 10 月在彼得马里茨堡举行的住棚节聚会。这个住棚节周末充满了值得回忆的时刻：遇见了一些与我们拥有类似信仰、尊重彼此差异的人；聆听其他人述说与我们相似的经历。在这条路上我们不再孤独，我们为此很是感恩。

我们一家人仍在自己家里举行安息日上午的活动。我们共同分担安息日学、布道故事和选择在线讲道的责任。我们继续奉献，再把它给人，用在有价值的事工上。我们继续给机构和我们感到呼召我们去支持的个人送去什一。我们继续预备在我们被除名后仍在我们家中进行的安息日下午的活动。除我们家人以外，还有五六个人来参加。我们继续侍奉上帝，相信祂能让我们帮助他人明白圣经中明确指出的真理。

翻译工作

2016 年，我们尚未遵守节期，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亮光。2016 年 10 月，由海因·威特在彼得马里茨堡举行的帐篷聚会期间，他请求在场的人帮助把一些英语书翻译成阿非利堪斯语（我们的母语）。我举起手来表示愿意帮助校对这些翻译作品，随即便环顾四周，寻找其他要做翻译的人，可我是唯一一个举手的人……海因同意让我来翻译；我尝试翻译了艾德里安·埃本斯

著的小册子《起初的爱》。那时，我没有读过任何艾德里安的书。翻译工作使我对上帝的无私之爱——没有自私之爱的爱——有了新认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项翻译工作成为了我属灵之旅的起点。

我又翻译了后来成为长老的约翰·范登堡（John Vandenberg）所著的名为《圣灵》的书。在我们的查经小组学完复临先贤哈斯科尔（S.N. Haskell）的《十字架及其影儿》后，我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这两本书中的信息让我对旧约真理及其在每日信仰中的应用有了清楚的认识。摩西律法在十字架上从未作废的事实完全出乎我所料，但在像《诗篇》119 篇的内容中，却又完全合理。我把我们查经小组的人召集在一起，并兴奋地解释到：“嘿，兄弟姐妹们，旧约律法从未被废掉过！大家再看看！”

组员们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回答不出；他们便摇头，不再理会这个问题。我畏缩了，向上帝呼求：“为什么是这种负面反应呢？”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出自圣经篇章中的最美妙的真理，却遭到他们的质疑，并被他们以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呢？我没有意识到我在用一种自夸的态度讲述这美妙的真理，而此种态度与这种真理一点也不符，因此，本应对这件事感兴趣并能予以虚心研究的人，反而拒绝了这些真理。

我丈夫贝斯特问了一个主要的陷阱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守节期？”我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我没有足够的知识，也不够谦卑承认这点。遵守节期的问题在我们查经小组中引起了争论，我便开始为此祷告。我尽力不使谈话带有争论的性质。

我翻译的下一本书是艾德里安·埃本斯的《神圣模式》。这本书解释了教会中导致一些信徒被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除名的事件。这些被教会除名的事件发生在世界各地，都发生在复临教会内。这本书阐释了旧约故事和时事——其中包括发生在我们被教会除名一年前的事——之间的相似性。该书提出了处理这些情况的途径和方法。事后我才明白，在我们被除名的过程中，上帝在

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我们，使我们不致发展出对抗教会权威的刻薄精神。

达维德献身于上帝

2017 年上半年间的一个安息日下午，我注意到我们十六岁的儿子在安息日的特别时光无所事事。我便鼓励他从书架上拿一本怀爱伦的著作，在安息日下午阅读。他拿了《论饮食》一书。不久（可能一两个月）以后，达维德便宣布，他要把饮食改为严格的素食（注：连蛋、奶都不吃），他要成为一位严格的素食者。那时，我们家已从酷爱肉食转变为了素食，但达维德的宣告仍使我大吃一惊（说得委婉些）。然而，他从未把他的严格素食强加在我身上（作为家中的厨师），而是静静地询问我每道菜的配料，并替换成严格的素食食材。我为此献上了祷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我们家的素食奶酪食谱，很快我们家就开始遵循了严格的素食饮食。

2017 年 7 月，达维德参加了复临教会一个独立的青年事工部在南非敦提组织的为期三周的帐篷聚会，题为“丰盛的生命”。帐篷大会的主要使命“没有勇气，就没有荣耀”要让青年把根基建立在圣经和复临教会的教义上。从帐篷聚会回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参加帐篷聚会的十二个青年人中，他是唯一熟悉那里所实行的严格素食生活方式的人。在聚会期间，他得到了一本《救赎的故事》，其中还有很多标注。从帐篷聚会回家后，他一直遵守帐篷聚会的时间表，每天早上五点起来个人灵修，学习这本书中的长篇内容和圣经。他手写了许多圣经经文，并把它们贴在了自己房间的衣柜上。这些经文的字写得很大，以便他能在床上读到衣柜上的字。

组织 2017 年的帐篷聚会

2017 年初，海因·威特请我帮忙为由于不同原因而不再参加复临教会聚会的人组织一次帐篷聚会。然而，我本身的才能不足以让我组织此种活动。我跟他坦言，但他坚持让我考虑帮助帐篷

聚会一事。2017 年底，他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在给他答案前，我必须考虑两周）。在与我丈夫贝斯特讨论良久过后，我答应要帮助组织帐篷聚会。我感到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动要去做这项事工。虽然贝斯特对我参与这次帐篷聚会并不热心，但他很不情愿地祝福了我。

帐篷聚会的客座讲员是五年前被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除名的艾德里安·埃本斯。2016 年 5 月，我们被除名的第二天早上，艾德里安联系了我丈夫贝斯特。虽然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些什么，但从聊天屏幕中流露出的同情与鼓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我来说，艾德里安的《以利亚归来》是指引我行过被除名之黑暗隧道的明灯。

从 2017 年 4 月底开始，我和海因一起不懈地努力，要使在彼得马里茨堡举办的“2017 年住棚节”成功。曾有很多次，我低下头，对着那份写着安排细节的黄色文件祈求智慧。令我惊讶的是，有些安排竟然如此到位。

不合

在帐篷聚会前的几个月里，我的丈夫贝斯特问了很多问题，想找到遵守旧约节期的理由。我无法给出合适的答案。虽然他给我自由选择权，让我继续研究并遵守节期，但他看不出任何让他自己遵守圣经中节期的有效理由。当然，对此我也无能为力。我的心中充满了批评，而这就影响了我们所讨论的守节的事，并使我对贝斯特的态度持指责的态度。然而，那时我从未看到过自己的错误和罪恶。我只是因他对学习这些材料没有兴趣而感到很吃惊。

一个安息日上午，我们的学习小组观看了两场解释基督祭司职事的视频讲道。其中所讲的教训解释了有关两约的时代主义神学观，是大多数新教教会所支持的观点，也就是旧约及其律法、仪式和象征都是给旧约时代的，一旦基督在地上开始服侍，就开创了新约，也就是恩典和信心的时代，正如新约圣经所阐述的。

根据我所学习的有关节期的材料，我无法理解其教训的推论，我问了一些问题，以至放慢了观看讲道的进度。后来到了地步，贝斯特让我不要再问任何问题，好把那场讲道看完。小组成员给出的答案与我心中的圣经经文不符。我很震惊，因为这些事对明白福音的实质似乎非常重要。我在提问时所带有的批评精神仍很盛气凌人，而我仍未意识到这点。

安息日活动结束时，我们分开了。我们小组曾在父和祂儿子的教导上完全合一，但现在我怀疑，大部分小组成员都对我们小组内可能出现的分裂有些许的担忧。安息日下午，当所有人都离开后，我便跪下来，为在我脑海中闪现的不同事情而祈祷。我心灵的呼求是：“这就是你被复临教会除名后的结果吗？”我们没有监督机构，使我们能找到答案……我们头上需要一个属灵的屋顶。我为我们小组、每位组员、我自己和我丈夫、要来我们家拜访的艾德里安·埃本斯牧师，为我们小组的合一与澄清守节的事而恳切祈求。我在上帝面前哭泣祈祷，直到安息日结束——几乎两小时后。这并不是我平时祈祷的时间——如果要祷告那么久的话，我通常需要四处走走，用祷告列表、经文和灵感来辅助。

在那两小时期间，我在默想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形：主已带领我和贝斯特度过被除名的经历，如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过红海一样，现在我们来到了玛拉水旁——这属灵的水苦得让我难以下咽——我无法忍受。小组成员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了时代主义两约观的教训上，而我却无法理解，因为据我对律法的理解，律法描绘了永远的福音。

我能清楚地看到通过旧约律法的不同仪式和象征所传扬的福音，看到基督在旧约时期一定是中保，和我来到天父面前时同样是我的中保一样。在我心中，当上帝洁净人心时，没有任何地上的祭司能做永生上帝儿子基督的工作。

然而，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海中闪过，我无法一一回答。我不知道哪条路是正路。我知道这条路有了岔路，我恳求主赐声音在我后边，指示我前进的路。

当这一切在我心中闪过时，我还知道我不能冒险去埋怨我的属灵权威，贝斯特。我必须服从贝斯特的观点。然而，我已经尝到了永远福音的甜美，指明那活泼的福音既活在旧约时代人的心中，也活在新约时代中人的心中。当我祈求主说服贝斯特，让他把一根（属灵的）木头放到（属灵的）水中，使之变甜时，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

出埃及记 15:25, 26 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26 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然而，我还未意识到我自己错误的批评精神需要治愈……

那天晚上上床时，我拿了一本艾德里安·埃本斯牧师的《安息日泉源》。在耶和华指定的时间里接受大量圣灵的邀请一直在我心中回响。时代主义的两约观和艾德里安·埃本斯解释的两约观之间的区别困扰了我。哪种观点才是符合圣经的观点呢？我没有头绪。在我看来，两种观点都能得到不同经文的支持。

在之后的一周中，我为我们小组一起看的有关基督祭司职事的讲道而祷告；我重温了一遍我听道时记的笔记，但还是没有完全理清头绪。

我很清楚：律法被写在旧约时代人的心中，也同样被写在现今时代人的心中。我怀疑，律法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于是我便开始收集证据。证据表明，我们的天父想把我们从严恶中拯救出来，在我们里面造一个新心和新品格；我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找到了证据。

申命记 30:5-6 耶和华你的上帝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

列祖众多。⁶ 耶和華你上帝必將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
污穢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愛耶和華你的上帝，使你可以存活。*[斜体为作者另加]*

这永远的福音（和永远的律法）听起来很像生活在耶稣开始地上职事很久以前的犹太人所明了的福音。正是因此，拿但业（耶稣的一个门徒）这样的人在耶稣地上职事开始时，便能清楚看到并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

约翰福音 1:48 - 49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49**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粗体为作者另加]

几天后，我拿起了《从天而降的生命的粮》这本书，也是艾德里安牧师写的，要再读一遍；我发现了一些我以前所疏忽的警告。艾德里安引用了一大段琼斯所写的话来解释基督的祭司职份。这个依据不符合时代主义的两约观，反而表明时代主义的两约观与 1888 年信息不符。当我意识到在独一真神运动的队伍中存在分歧，有些人不接受(或完全理解)在 1888 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上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尤其是关于两约观的信息时，我的心情很沉重。我虔诚地把这个信息摆在了贝斯特面前，我们一起决定开始研究 1888 年我们教会拒绝的信息。我们通读了贝斯特从网上下载的 1888 年资料。

来自 1888 年的最宝贵的信息

我第一次接触 1888 年信息，是在我们成为复临信徒之后不久。那时，我仍处于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中。瓦格纳的小册子《加拉太书中的福音》，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现在，我明白了父和子的关系，当我再看琼斯和瓦格纳的文章时，美丽的属灵之光从天上照进了我的心中。律法所证实的基督里的义的美妙真理，开始在我愚钝的心中展开了。

罗马书 3:21 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斜体为作者另加]

罗马书 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斜体为作者另加]

我祈求主向我指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西 2:14）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传道人似乎都在解释他们的不同观点，而每一种观点似乎都很令人信服。我不知道哪种观点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支持的。我得到了答案：

加拉太书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斜体为作者另加]

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完全脱离罪的可能，而这一切皆因基督的义才能得以实现，使我们在爱子基督（弗 1:6）里蒙父悦纳。尽管我现在是对着一面模糊的镜子观看，但这些真理对我来说仍是最宝贵的。以下的话在我心中回荡着：

诗篇 119:165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

艾德里安·埃本斯来到我们家之前

一个逼真的梦

艾德里安·埃本斯于 2017 年 9 月来到了南非的开普敦，也就是我和贝斯特要与他见面的六周前。艾德里安来之后，当他还在周游全国时，我做了一个逼真的梦。我梦到了艾德里安的饮食，并且若违背任何一条饮食上的限制，他就可能生病。我梦到艾德里安来到了恩潘盖尼，在二十四小时内他就感到胃痛。我们不得不取消聚会，去他所住的民宿为他祷告。我们祷告时，主在我心里说，我们不应为这位牧师的疾病得痊愈而祷告，因为他的病乃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他的信息做好准备。这个梦把我惊醒了。我认为这个梦只是因为组织帐篷聚会带来的压力而造成的胡思乱想。此外，我认为这不公平：如果犯错的是我们，而非牧师，那么病

的应该是我们。我认为谁犯罪，谁就该受罚。我认定这个梦与上帝的方式不符——上帝是公义上帝……但那时我尚未研究过上帝的品格。我又回去睡觉，梦继续了，我们都站在牧师床边。我梦见该轮到我为牧师祷告了。因为我认为牧师的痊愈祷告不合适，所以便求主派一位天使那晚来到他床边看顾他，使他一夜平安好睡。在梦中，我第二天清晨给民宿打了电话，询问牧师的情况。店主向我保证说，牧师睡得很好，但仍在发烧，并问是否能取消那天的聚会。这个想法惊醒了我，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便为我们查经小组的每位成员恳切代祷。

最初的几线亮光

在 2017 年帐篷聚会前的一天早上，我早早就起来了，为帐篷聚会、查经小组里的不合和其他事情而忧虑着。由于我学习了琼斯和艾德里安·埃本斯的著作，在我头脑中就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教训的细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这很困扰我。当我开始明白上帝的律法和爱相平行、律法是福音的像、十字架前后律法都与福音相平行的宝贵信息时，我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地得到了一些新亮光。

在宁静的夜晚，我拿起了一本艾德里安的书《我所爱的》，并继续读我昨晚没有读完的那本书。

当我读到形容慈爱的父那部分时，从书中闪耀出了一些新的宝贵属灵亮光。哇！我从床上起来（以免打扰我丈夫）去客厅，坐下默想涌入我心头的新亮光。这是我所侍奉的上帝吗？一位慈爱与怜悯的上帝？祂真地愿意接纳我这个罪人——作为亚当的儿女——成为祂的爱子，使我成为亘古常在者的儿女，使我拥有慈爱的品格吗？

这实在令我的大脑难以消化。我开始在地板上踱步，祈求上帝把这新亮光调暗些，因为这对我来说太亮了——我属灵的眼睛差点就被这新亮光弄“瞎了”……

下一刻，我就忘了自己为何半夜在客厅地板上踱来踱去。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无法记起我读的什么内容令我如此兴奋，让我离开舒适温暖的床。我渐渐想起了《我所爱的》一书中的细节，那新亮光给我带来的痛苦，以及求上帝务必使这属灵亮光变暗的祈求……然后，我意识到这宝贵的亮光不见了！我意识到自己离不开那亮光，便跪下祷告。我需要这些宝贵的亮光，进入父的爱中，因为这里包括我赖以生存的生命。我恳求上帝把对祂的爱的宝贵理解带回我的脑海……祂仁慈地应允了我的恳求，使我清楚想起了对天父之爱的强烈印象，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我为此感到高兴！我乐享其中！沐浴在从天上射到我所在之处的明光之中 ©

事后的想法：上帝之爱的宝贵亮光为何消失不见了呢？我对慈爱怜悯的天父缺乏信心，是否可能导致我在与上帝亲近的经历中退缩呢？我是否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祂赋予我的价值？于是，我便为此祷告，相信上帝给了我这个直接的见证：我以利己主义思想回应了上帝。我想让上帝以我能接受的方式来向我显明祂的爱。如果那亮光太大，就不得不变暗些，而那就是利己主义。上帝会从我身上撤回祂的怜悯与慈爱吗？不会，圣经向我保证说，上帝的慈爱与怜悯是永远长存的。上帝本着祂的怜悯指示我，我对祂的爱乃是自私的……上帝向我指明，上天不会在任何利己主义形式中行事。在我自私的爱中行事的话，我就不会进入天家。我无法在有任何自私之爱的地方体验到如此亲近的经历。我便承认己罪，并得到了奇妙的赦免。

呼吁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离与艾德里安会面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当我为我和我丈夫在守节一事的不同观点而祷告时，我意识到我向贝斯特发出呼吁的方式至关重要。我觉得，如果贝斯特不接受有关节期的美妙真理，我们家就不会接受，这将使我们的家在属灵道路上后退，而我也不得不与家人同行。我感觉到如果我们小组不接受这些真理，这个小组在几年后就会解散。我认为这

一切端赖乎我怎么对贝斯特说。我多次承认我的无能，并求主赐给我恩典。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批评精神是我所面临之问题的主因。我没有看出这个问题是我自己造成的。

艾德里安首次拜访我们家

2017年10月，终于到了艾德里安·埃本斯来我们家的日子。我和贝斯特去机场接丹尼·布朗和艾德里安。去机场途中，我们车的空调时不时地会出问题。我把车送去修理，但他们没能修好。我认为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中，我们的空调一定会在这个酷热的天气中停止工作。但令我惊讶的是，它在回家途中一直在工作。在这个和其他场合中，我惊讶地看到艾德里安、丹尼和本·克拉姆里克所享受的祝福和保护，而他们往往并不完全知情。

贝斯特和我都觉得艾德里安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很容易成为朋友。我非常感谢他在这周能进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来服侍我们。我很感恩的是我们一家人都能在他来我们家传道的那一周回来。我们的三个孩子开始意识到了父母观点上的分歧，并仔细观察这次拜访的结果。

请容我稍做补充：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艾德里安来我们家服侍的那周正好是他所遵循的圣经日历中的住棚节。

在他与我们同住期间，我学会了一个艰难的功课：不要指望艾德里安来解决我和贝斯特在守节问题上的分歧。我必须信靠我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让祂来解决。艾德里安解释了一遍又一遍，并逐章进行讲解。令我感恩的是，七月十七日（根据圣经日历），贝斯特表明愿意重新评估有关节期的观点，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圣经……艾德里安便立即指出，他的船、方舟已经着陆并停下来。

创世记 8:4 七月十七日，[挪亚]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

这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时刻……仿佛黎明已破晓……犹如第一个清晨……如同：

约伯记 38:7 ……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

一些事件

一个是艾德里安和我们在一起的那几天里发生的牙膏事件。艾德里安来到我家一周前，我们拜访了一位外省的朋友；他要送我无氟牙膏作为礼物。这种牙膏很贵重，因为我们小镇不储存这种昂贵商品，所以一般我不用这种牙膏，并跟我们的朋友解释了一番。我没有接受那份礼物。一周后，当艾德里安来到我们家时，他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些牙膏，最好是无氟的。我立刻便意识到天使已借着我的朋友供应了他的需要，但我没有合作，所以没能满足他的需要。

另一件事，我称之为笔记本电脑事件。贝斯特打算用一些关于守节的争论来难为艾德里安。但他电脑的电池在艾德里安来之后就没有电了。这就使贝斯特用不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没有了关于守节的研究资料。艾德里安离开后，他打算更换电脑的电池。贝斯特开着电脑，充了一宿电，以确保电池确实不好用了。我起夜时，看到客厅里发出了微弱的光。我过去查看，发现那光是从笔记本电脑屏幕里发出来的。我便登录进去，启动了几个程序——电脑竟然完全没有问题！在那天晚上的宝贵时刻中，我意识到一位天使把手放在了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上，好让贝斯特无法使用它。我意识到有天使来满足我们家庭的需要，我们应借着彼此善待、相爱来尊荣他们的同在。与此同时，贝斯特把这个笔记本电脑给了我们的女儿弗兰森奈特。到我写这个见证时为止，她仍在充分利用这台笔记本电脑，而且它的电池是在这件事发生三年后才更换的。

屋顶漏水事件：在艾德里安来我们家拜访前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家客厅的屋顶一直存在漏水问题。但是由于城市用水限制，

持续的干旱使解决这个问题有了一点困难(哦, 好吧, 在非洲, 我们认为: 如果不下雨, 屋顶就不会漏水, 所以为什么要修复一个有效的系统呢? ……) 在艾德里安逗留期间的一个晚上, 大雨倾盆而下。在艾德里安当晚的讲道录音中可以依稀听到雨声。虽然每个人都对这场及时雨心存感激, 但我有点担心屋顶会漏水。晚上聚会结束时, 在关掉所有的灯准备睡觉前, 我检查了客厅屋顶漏水的地方。屋顶没有任何漏水的迹象, 我记得我摇了摇头, 想知道来我们家拜访的究竟是何许人也!

井旁的妇人

在 2017 年彼得马里茨堡帐篷聚会前后几个月期间, 我有了一次我称之为“井旁妇人”的经历(约 4:)。我感受到, 上帝在邀请我向祂求活水:

约翰福音 4:10 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祂, 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我意识到我人生中所服侍的五个丈夫分别是(1)新教的传统信仰(2)神赐能力的信仰(译者注: 这是一种教会, 相信上帝赐下的特殊恩赐, 敬拜方式非常热情)(3)复临教会的信仰(4)相信一位上帝和祂的独生子(5)相信守节, 但这不是上帝给我的完整的福音。我意识到我需要研究上帝的品格, 好侍奉亚伯拉罕的上帝, 拥有亚伯拉罕的得救的信心。

盖里·郝奎斯特和卡洛琳·郝奎斯特(Carolyn Hullquist)也参加了帐篷聚会。盖里·郝奎斯特写的诗歌在我心中回荡着, 尤其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井旁妇人的故事写的那几首诗歌。在帐篷聚会时, 盖里给了我们一些诗歌本作为给南非的礼物, 其中包括他写的诗歌。这是份多么好的礼物啊! 我被深深感染了! 我迅即收集了一些这样的书带回家去。我们一家至今仍在充分利用这些书。帐篷聚会后, 我下载了这些歌的背景音乐, 享受了数小时的个人崇拜时光, 在电子伴奏下拉小提琴。

2017年10月的帐篷聚会之后，我了解到在月朔期间我们可以获得额外的福分，如每逢月朔地上圣所中能得到的额外的饼（预表耶稣是生命的粮）和油（预表圣灵的同在）一样。我决定相信上帝会在月朔期间赐给我们额外的福气。那时，我们的查经小组正在学习罗伯特·威兰德（Robert Wieland）的书《敲门》。关于老底嘉教会未知的罪那部分（启 3:17——你不知道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和赤身的），使我看到了我不自知己罪的真实状态。于是，我便祈求上帝在这些蒙福的时间里向我显明我的罪。

毋庸置疑，上帝向我显明了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事。那些恐怖的事不值得我在这里提说。每逢月朔，上帝都会向我多显明一些我的罪。我感谢上帝向我显明我的罪，好使我能承认，并得到甜美的赦免。由于我属肉体的本性在对付罪恶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所以故事的这部分就会继续……

路加福音 15:7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正是在这些及后续活动中，我终于意识到了我对我丈夫有关守节问题的罪恶态度，尤其是在贝斯特相信节期之前的几个月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有罪态度阻止了他去研究与这些事相关的问题。直到我听到上帝不定我们的罪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我意识到在父上帝面前，我能面对我最严重的罪，而祂仍不定我的罪时，我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祂赐给所有祈求的人完全的赦免。

约翰福音 3:17 因为上帝差祂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艾德里安进到我们的家，不但带来了这些信息，还以身作则。我非常感恩，我们一家现在在这些真理中已经合一了。

安息日的经验

2017 年帐篷聚会之后，当我在研究旧约所指出的特殊蒙福的时候时，我得到了在安息日可获得特别福气的非凡启示。这种特殊的福气周复一周地出现。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刚要上床睡觉，便兴奋地发现还有一宿就到安息日了。在星期五晚上，我带着比以往更多的平安进入安息日。在安息日到来的半个小时里，在房子里匆忙的穿行被音乐所取代了。我们家通常周五晚上会早点上床睡觉，因为在一周的工作之后，我们的身体需要恢复活力。

但每次我都是唯一一个在凌晨两三点钟之间（在五个小时的睡眠过后）醒来的人，并且再也睡不着了。我便起来研究圣经，在这几个安静的小时里把最宝贵、最美妙的真理接进心中。安息日早晨，我们在家里进行我们上午的活动。安息日下午，午饭后，其他人正常午睡。对我来说，在安息日的特别时光中，我无法入睡。我继续学会儿习，准备在日落时送安息。安息日结束后，我就能开始以清醒的头脑把英语书翻译成南非荷兰语直到深夜。第二天，我也完全不需要补觉——这对每晚需要八小时睡眠的我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些特殊的安息日经验持续了几个月后便开始渐渐消退。我相信我需要这段时间来研究赎罪的主题，因为在那期间，艾德里安·埃本斯牧师给了我很多篇讲章，其中有许多富有挑战的新信息亟需消化。由于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许多观点都很难理解。在这段挣扎期间，盖里·郝奎斯特写的一些诗歌常在我心中回荡：

约翰福音 4:10 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诗篇 61:1-4 上帝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²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³ 因为你作过我的避难所，作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⁴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密处！

在这些安息日时光，尤其是夜间的那几小时里，当我因与我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的有关上帝品格的教训而挣扎时，《诗篇》六十一篇的诗歌正是我内心深处的呼声。我们家仍处于学习天父无私之爱的荣美品格的过程中。

船驶进港湾

在 2018 年彼得马里茨堡帐篷聚会时，我听到了一个故事：一艘在港湾外的船只，需要被领进港湾，因为港湾内的当地人熟悉港湾的详细情况。这个故事最初是由复临先驱贝约瑟船长讲述的。他解释了与此情形相似的属灵景况，即圣经是我们的航海指南，指引我们从一个港湾越过海洋到另一个港湾。然后，预言之灵和复临教会的信仰基础帮助我们停泊在了天上的港湾中。我兴奋地听着这个故事，因为它与我早年的经历相似。这个故事解释了在我们催促基督复临时，圣经、预言之灵、复临教会的信仰基础在未时的角色。



史乃孟一家（从左到右）：马瑞、贝斯特、抱着小狗杰西的达维德、妮娜和弗兰森奈特。



从农场家中的阳台上看到的风景；我们一直在那里住到2010年2月。



围坐在餐桌旁：艾德里安、丹尼、贝斯特、妮娜和达维德，2017年10月



2017年10月，艾德里安在首次造访南非时，在我们家中服役。



2017年10月帐篷聚会（从左到右）：妮娜、贝斯特、卡洛琳和盖里·郝奎斯特、本、丹尼和艾德里安。



帐篷聚会：2017年10月。

特别节目：妮娜、达维德和布鲁米尔达拉小提琴，琳达用钢琴伴奏。

我的洗礼：一首诗歌

佩妮·科策 (Penny Kotze)

我的心灵被充满，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有喜乐和平安，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我有上帝为我的父，和祂儿子的爱。
我向祂献上一切，因为战争已得胜。

我从水中经过，成为了新人。

上帝赐我一副全新观点的眼镜。

没有审判，没有定罪，只有怜悯和爱，
从天上的父那里，通过祂的儿子流给我们。

感谢阻止罪恶的救主，

因我今日所有的回忆而感恩。

阿门

Baptism Song

Lyrics: Penny Kotze

Chords: David

Music: Nirmai - Oct 2019

(maj)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the first system of the 'Baptism Song'. It consists of four staves. The first staff is the vocal line, and the second is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The lyrics are: "my heart is so full I can hardly speak I have joy and peace and tears on my cheek I have God as my Father and the love of His Son I sur-render to Him as the battle is won". Chords are written above the notes: C, G, Am, C, F, G, C, G, Am, C, F, C.

(min)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the second system of the 'Baptism Song'. It consists of four staves. The first staff is the vocal line, and the second is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The lyrics are: "I have gone thru the water and emerged someone new God has gi-ven me glasses with a totally difrent view No judgement no condem-nation only mercy and love and this flows thru the Son from my Father a-bove". Chords are written above the notes: Am, An, Dm, Em, Am, Dm, F, Am, C, F, G, C.

(maj)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the third system of the 'Baptism Song'. It consists of two staves. The first staff is the vocal line, and the second is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The lyrics are: "Thank you my Savior who keeps e-vil at bay for all of the memories I have to-day". Chords are written above the notes: C, F, C, G, F, Am, G, C.

出埃及的经历

2010 至 2017 年间，主引导我们一家经历了出埃及的经历：首先，我们在所加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里学到的奇妙教训中发现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的十条诫命。旧约中未被发现的真理（出 21:-24:）引导我们有了节制的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我丈夫对圣经的研究带领我们找到了独一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的宝贵真理，就是我们在圣所中找到的（出 25:-31:，约 17:3）。此后发生的金牛犊的经历，把我们引到了上帝亲自在出 33:-34: 中彰显的祂品格的奇妙启示中。